

乡下尽是好日子

司舜

每天都在期待,每天都是好日子。
比如:阳光铺开,有着丝绸般的温存。
比如花朵,似乎都长满心思,也饱含仙气,活得异常滋润,像是女儿,你怎么看怎么喜欢。
这些花朵,当你叫出它们妖精般的名字时,还会安排更多的妖精一起喊叫,它们几乎都像是沉醉,经常是魂不守舍,像是内心起火。

它们没说一句话,也会应答者众。
花朵澎湃、喧响,自己升华的同时,享受着自身的身世。
有的花朵也有点羞涩,怕被看见却又不愿放出火焰。
有的花朵甚至可以瓦解时间,并抵抗住所有的饥渴与寂寞。

在乡下,正是这些精灵,一遍遍芳香我,诱惑我,让我一次次地从人间消失,又一次次地在人间重生,或复活。对我而言,从没有一朵花是多余的,这至纯至美的事物,只一朵,便可将我完整地包容。
失意的时候,总会有一朵无比新鲜、芬芳的花朵在我身体内外轻轻绽放。

尤其是在春天,我往往走得很慢,风将蝶翅吹软,这时,一朵花唇角轻扬,给出它眉间恰到好处的甜,这时,我身后漫山遍野都是闪光的欢喜。

不止是花朵,乡下随便一个点缀,就是一幅画卷,比如:屋后几竿翠竹,栉风沐雨;窗下一丛小花,招蜂引蝶;篱前一个羞涩的女人,人面桃花。

再比如:一条小河,一湾小小的荡漾,饱含对人类无微不至的关怀;草木是那种无所顾忌的绿;风随意触动某个音符,都会惊起一只鸟雀的耳朵。

在乡下,最美妙的姿势就是俯下身来,你可以和一支断折的草茎交换姓名;可以把脚下方寸皲裂的小坷垃认成泥泞的故乡;可以怂恿一滴清心寡欲的露水,有了蔚蓝、无垠的妄想;你可以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只斑斓的瓢虫,背负着朝生暮死的王朝而不知下落;你也可以在磅礴的暮色里,成全自己卑微的忘情。

在野地,你还可以喊一嗓子风,风就抽打每一根肋骨;再看一眼菜花,整个春天就纷至沓来;你可以做一只蝴蝶的情人,有着一触即伤的浪漫。

风,总是一言难尽。

我,一个春天的怀抱者,因为身边的春风,像是鼓舞,开始生出斑斓的翅膀。

风让河流也变得一言难尽,尤其是波浪,多出些欢腾,还有那些安静的树木,在阳光下一点都不安分。

河流喜欢绕弯来表达自己,树木喜欢摇摆来演出自己。

一个人无事,我就顺着风,自言自语,头顶上是蓝天,还有几朵白云,那一匹匹白马似乎都可以牵出来,这让我不得不兴奋。

我兴奋的身体踩踏着草叶也兴奋的身体,还有许多正待出发的身体,都像是被什么啃咬着,都是百感交集,都要投靠春风,都要交给春风。

是风,把我们对美的见识提高到了无话可说的痴迷之中。

有风,河水新生几道鳞尾;有风,阳光多出几缕芬芳。

有风,我们从体内到体外,哪里都好一些。

乡下尽是好日子,取之不尽也用之不竭。乡下,所有的好日子都会接踵而至,所有怡心的地方,似乎让每个人都赋予以吐莲花的魔力。

穿过天井看到的一块天空有白云来去,大太阳下,万物喧哗似又无声,猪圈边紫色的扁豆花满架。梅雨的痕迹却还在,堂轩的地面上有青苔色,汨汨地吐着凉气,有小狗贪凉就地卧在那里。

大嫂在地里除草扯蒿子,二嫂在山里打山核桃。

我们去菜园地里摘菜。一天一地的太阳,似乎有风,却看不到,融在了阳光里,阳光亮亮的,却一下就轻了,清了。菜园在屋对面的山包上,沿着小路往上,一个竹篱笆隔着。篱笆里全是菜地,玉米地、辣椒地、红薯地、五月梅地、豇豆地,扁豆地,往上又往下的一个山包包,被菜地覆盖得密密的山包包。山包包高,无遮无拦,看得到远处的山峦起伏,看得到眼底的沟壑纵横,一层一层的山脉外扩蜿蜒至无边无涯处,仿佛乾坤初开。阳光里闪闪的绿着亮着,阔大的云影投在山体,半山都是阴凉,仿佛一把巨伞,让人直想阴凉里坐一坐,沏一壶滚烫的黄道茶。

我拐进玉米地里扳了两根玉米,就地剥了玉米衣子,黄黄的粒子莹莹地亮着,突然有些后悔,应该连着衣子一起丢到锅铲火边烤着吃才好,那种糯糯的焦香味已经好久不曾尝过,想着,又扳了两根。又到辣椒地摘辣椒,今年雨水多,辣椒长得不是太好,听说结果的时候雨水多,辣椒会“疯”掉,只长叶子、禾子。早些时候,我们回来会摘辣椒泡,最嫩的那种,用来烧肉,是不用切开的。这时候,是只挑红色的摘,磨酱。老公公在一边帮着摘,笑笑的,只说:许多,许多,都摘去。大红的辣椒闪闪的亮着,我们擦着汗,都丢在袋子里,沉沉的。白云悠远,人,看看远天,看看云,心向远方去了,看到什么也不想,不知道想了。突然觉得好像站在自己的庄稼地

小时候,我家对面大院是供销社食品厂。院子里有很多大缸,上面有盖,里面盛放有酿造的酱油,有腌制的酱菜,供销社门市部零售的酱油、酱菜均来自这里。天晴的时候把大缸上的盖子挪开晒酱,越晒颜色越深,成色越好。每见食品厂师傅手持苍蝇拍穿梭在大酱缸之间,我心里就响起戏剧“咚锵咚锵咚锵”的鼓点。

平时,食品厂以加工糕点为主,糕点房内设一张很长很宽的案板,两个老年男性师傅头戴白圆顶帽子,身系白围裙,面对面坐在高脚凳上,手上花样百出:揉搓捏包卷抻切削,做出各种糕点,有酥糖、桂花糕、京枣果、鸡蛋糕、饼干,还有时令点心,像绿豆糕、蜜饯糕、月饼等等。浓郁的香味穿过大院向四周散开,吸引着住在附近的小孩,我们总是喜欢逗留在糕点房门外,不时探头探脑向里张望,下意识吮吸香味,无顾忌地咽口水。

成品的糕点包装后码放在案板上,像一座小山,随后送到门市部零售。我亲眼见过两个小青年打赌能吃下多少块鸡蛋糕。门市部柜台木板上层油纸一层蛋糕,个个焦黄油亮松软,谁见了都

一架秋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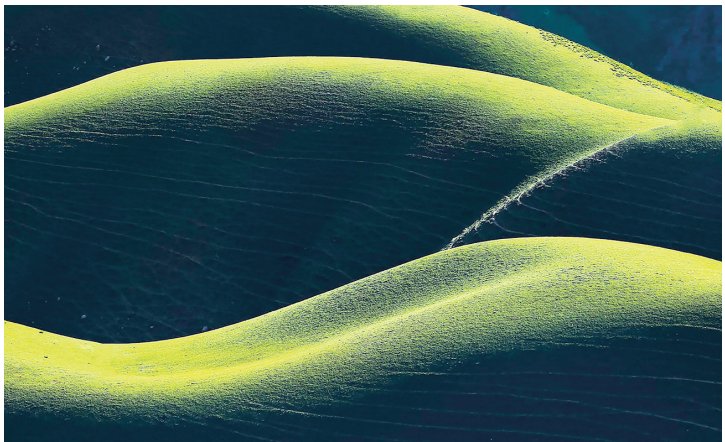
方丽清

里,没有时间,没有空间,我们一起抬着水粪,驮着锄头,抬脚擦过路边的草窠,草窠里的蚱蜢小虫,四散蹦得草浪一样,他在前面除草打洞,我跟着浇粪,听得到土地嘶嘶的吸水声,一架的扁豆花秋风里荡来荡去,他好像脸上带笑,又好像没有,只是安然地做事,远处,看得见炊烟袅袅升起,一千年,一万年,就这样过去。小狗一进山就换了步伐,颠儿颠儿的,在辣椒地、玉米地、红薯地、豇豆地里穿梭追逐闻嗅,弄一身草刺也顾不上,那是它兴奋的表达。山野里的气息应该留在它的血液骨子里,这里有它的似曾相识。

晌午的时候了,有喊声,知道是饭好了。炒好的菜都放在蒸饭锅的锅盖上保温。木桌,条凳,大家满满地围着桌子坐下来。各样菜都是炒两碗,一样一样端上来,辣椒烧肉、辣椒煎豆腐、辣椒煎咸鱼、五月梅、豇豆、丝瓜豆腐汤、爆炒红薯苗。红薯

苗是我们现掐的,指间还是黏黏的白色乳汁,老公公笑,说是第一次吃这个菜。咸鱼是菜籽油煎的,鱼皮煎出了薄薄的壳子,可以拿在手里撕着吃,嚼着香香的。扁豆斜斜的剪了长丝,用红干辣椒爆炒,碧而脆。一样的辣椒炒肉,柴火灶烧出的味道却全然不同。一盆焦香酥脆的锅巴旁边摆着一盆引汤。嫂子们大声说笑着,灶上袅袅地冒着热气烟气,让人心里踏实暖和。好像一起坐了很久,又好像就是这一会儿。

堂轩里有石磨,青色,布着厚厚的灰尘。那样一圈一圈吱呀吱呀叫着,磨里慢慢吐出白色的黄豆汁,红色的辣椒酱,黄色的玉米面……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在大木盆里清洗着红辣椒,太阳穿过天井照在盆里,一盆的火焰。扁豆花又在风里轻摇。恍惚里心也沉静,然而又自失起来,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香稻香的老屋气息里。



莽原 李昊天 摄

季 芳

许静

想赢这场赌。

食品厂夏季主要做冰棍,生意特别忙,要供应门市部零售,还有小城散落各处背着木箱叫卖的小商贩集中来批发,所以食品厂阶段性的人手不够时,会招几个待业青年做暑期工。

我们家熟人的女儿暑假也到食品厂做冰棍,她,叫季芳,大约十七八岁,待业青年。我时年近十岁,暑期在家有大把无聊的时间无法打发,有时在家门口玩玩,经常看见对面院子午后有一拨人排队背着小木箱批发冰棒。小木箱很简易,正正方方的箱体刷一层未抹匀的白漆露出了木纹,正面印有两个红色大字:冰棒。木箱上盖着厚棉絮,箱体两侧连接着单肩宽带,背着的时候,身体不自觉往前倾。

冰棒几十根、几十根从冷库发出的时候,冒出冷气,季芳忙进忙出,一眼瞄见我在对面家门口,向我招招手示意过去,看我并没走向她,季芳会连忙小跑着送上两根冒着丝丝冷气的赤豆冰棒,

给我和妹妹吃。

季芳第三次又给我送冰棒,我父母知道了,就特意对季芳说,你不要经常拿冰棒给她们吃,这样师傅会说你的,对你印象不好。季芳说我们每天下班每人都都会发十根,我给的是我份内的。此后,每到我和妹妹午休起床,父母都给钱让我们自己到小街上买冰棒解馋。我有时到水炉打水时的零钱,父母忘记要,我也佯装健忘,这点小资金我偶尔会开小灶,悄悄买根冰棒犒劳自己,当然是躲着妹妹。

自从父母让季芳不要给我们送冰棒,我也就没故意在大门前晃来晃去,实在惦记着对面的时候,我就在自家门缝看对面的院子,等着季芳进出忙碌的时候朝我家这边有意无意地看一眼,哈哈,她果然又会送来冰棒。

季芳今年应该近六十了,在这夏季的夜晚,我突然想起这段爽意的往事。不知她可好?祝季芳,四季久远,芳菲菲弥彰。